

《蒙古字韻》研究

——训民正音与八思巴文字关系探析

【韩】郑光著
【韩】曹瑞炯译

民族出版社

《蒙古字韵》研究

——训民正音与八思巴文字关系探析

(韩)郑光 著

(韩)曹瑞炯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字韵》研究：训民正音与八思巴文字关系探析/(韩)郑光著；(韩)曹瑞炯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5

ISBN 978-7-105-12729-0

I. ①蒙… II. ①郑… ②曹… III. ①蒙古语—韵书 IV. ①H2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7119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13-2561号

责任编辑：金 勇

封面设计：李 峰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280千字

印 张：24.25

定 价：30.00元

ISBN 978-7-105-12729-0/H·865(朝90)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朝文室电话：5813053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由韩国郑光教授原著、曹瑞炯女士译成中文的《〈蒙古字韵〉研究：训民正音与八思巴文字关系探析》即将在中国印行，这是东亚学界的一桩盛事，可喜可贺。

千百年来，东亚地区的文化发展，包括民族性最强的语言文字，一直是在各民族的密切交流、相互交融中进行的。郑光教授这部大著所研究的，主要是韩国文字训民正音（即谚文）和元代蒙古民族的八思巴字的关系，具体阐明八思巴字对训民正音创制过程的影响程度和训民正音本身的原创性部分。八思巴字是蒙古民族建立元朝后由西藏喇嘛八思巴受忽必烈之命，模仿藏文制定的拼音文字，供蒙古人纪录蒙语和转写汉文。《蒙古字韵》作为郑教授此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蒙古人用八思巴字译写的汉语韵书。就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已经把高丽民族、蒙古民族、汉民族、藏民族的语言文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而藏文的源头又是印度的梵文。郑教授在研究中，还自然地论及了在中国三北地区出现过的畏兀文、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等民族文字。正是靠了郑教授对东亚文字发展景观的广阔视野和对《蒙古字韵》所体现的八思巴字与训民正音两者的深入剖析，此书才获得了诸多创见，拨开了这个问题上曾经

2 《蒙古字韵》研究

笼罩的一些迷雾，成为认识东亚诸文字发展源流不可不读之作。

来自韩国的曹瑞炯女士，在工作多年后，重进校门，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得现代汉语语法方向的硕士学位之后，又再接再厉，到我们社科院语言所攻读语言类型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她在繁重的学习研究之余，自己为自己百上添斤，担起了翻译郑教授大著的重任。虽然此书内容与她当下的研究任务不是直接相关，但此事大益于语言文字和文化的国际学术交流，所以我非常支持。我们都知道，将母语译成所学的外语比将外语译成母语要难出多倍。况且此书涉及的知识面极其广泛，其翻译难度可想而知。曹女士以坚持之心和踏实之态，日积月累，终成正果。为了让译文的中文表达更加顺畅，我也帮着邀请语言所祖生利副研究员和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盛益民同学参与润色译文，得到两位的有力支持。这部译著，一定程度上也是中韩学人良好合作的产物。

事关东亚文化史和文字史大事件的宏著力作，尤其是韩国学者的大著，现在译成中文的还非常稀少。曹瑞炯女士的这次翻译，诚为学界美事。希望这仅是一股交流热浪的前锋，我们乐见类似的译作陆续引入国内，嘉惠学林，让东亚的学术在交流中更趋繁盛。

刘丹青

于北京夕照寺街，2013年4月

拙著是2009年首尔出版的《〈蒙古字韵〉研究：训民正音与八思巴文字关系探析》的汉译本。《蒙古字韵》是元至大元年（1308年）在大都（现北京）刊行的一本韵书，“伦敦钞本”是其现存的唯一钞本。

笔者在书中指出，“伦敦钞本”抄写于原书刊行之后大约四百三十年，即乾隆帝即位（1736年）后颁布改译人名、地名的诏书之前（1776年至1778年）。换句话说，《蒙古字韵》刊行七百年后才再度出现在北京。

众所周知，蒙古忽必烈汗建立新王朝后，命令西藏喇嘛八思巴制定新文字作为统治文字。八思巴字从元世祖即位初期开始制定，完成于至元五年（1268年），翌年（1269年）皇帝下诏颁布。

《蒙古字韵》是用八思巴字拼写北京汉字音的韵书，也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语、参加科举考试的教材。但明朝建国之后，明朝历代皇帝都制定了彻底抹煞胡元文化遗存的政策。故此，《蒙古字韵》在中国很早就绝迹，仅有大英博物馆所藏《蒙古字韵》钞本存世。

4 《蒙古字韵》研究

近代学者们对《蒙古字韵》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如罗常培、蔡美彪的《八思巴文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1959)、郑再发的《蒙古字韵跟八思巴字有关的韵书》(台北, 1965)、照那斯图、杨耐思的《蒙古字韵校本》(1987)、Zhong - wei, Shen(沈钟伟)的Studies on the Menggu Ziyu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2008)等。

拙著与前行研究所不同之处有以下两点:

第一, 拙著认为, 朝鲜时期为了建立朝鲜汉字音的标准而制定、颁布了训民正音, 同时训民正音创制以后, 为规范汉字音编撰了《东国正韵》。我们可以透过“训民正音”和《东国正韵》的关系来解释八思巴字和《蒙古字韵》的关系。

八思巴字是尚未彻底揭开谜底的文字, 关于八思巴字的制定问题, 虽已有很多研究, 但多为推测, 而很难下定论。拙著主张通过解例本《训民正音》理解训民正音和韩文, 进而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八思巴字。

第二, 拙著阐明了正确的八思巴字母数。有关八思巴字的文献几乎失传。过去我们通过碑文研究八思巴字, 因此八思巴字的研究有很多讹误, 而且也没有研究阐明八思巴字的字母数。

拙著指出, 可从《蒙古字韵》卷首的“字母”断定八思巴字有36个辅音, 从“字母”表的末尾所附“此七字归喻母”确定有6个元音。《法书考》和《书史会要》提到的43个八思巴字就是36个字母和7个喻母字的总和。拙著指出, “此七字归喻母”实际上只有6个字, 其中喻母字包含在36个字之中。因而, 实际制定了35个辅音和7个元音, 总共42个字。《法书考》和《书史会要》解释八

思巴字有43个字，而实际显示为42个字。在元世祖的诏令上，明示八思巴字是42个字。

笔者在东西方学界首次提出了这一意义重大的主张。率先开展八思巴字研究的东京大学语言学系也认同八思巴字有7个元音的主张，同时还将拙稿“《蒙古字韵》喻母のパスバ母音字と训民正音の中声”作为《东京大学语言学论集》(2011, 第31号)的卷首论文。日本学界认同了笔者的主张，即肯定八思巴字有7个元音，有35个辅音，总共有42个字母。

拙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附载了大英图书馆收藏的《蒙古字韵》伦敦钞本的全本影印件。过去读者能接触到的唯一影印本是1956年8月关西大学东西学研究所影印刊行的石滨纯太郎先生于1921年拍摄的伦敦钞本。后来照那斯图、杨耐思的《蒙古字韵校本》等版本多据此重新影印，有些地方很难识别。

拙著的影印本依据1996年大英图书馆的原版缩微胶片，因此也更为精确。笔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存着这一影印件，后来在韩国出版原书的时候附于书后。笔者要再次感谢允许笔者使用和复印该钞本的大英图书馆，特别要感谢 Permissions Manager, Ms. Sandra Powlette。

笔者还要感谢本书的译者，目前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的曹瑞炯女士。拙著中晦涩难懂之处颇多，这让她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大的考验，感谢她能排除万难，顺利完成拙著的翻译。汉译本的面世，也是对其辛勤劳作的肯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丹青教授对翻译工作提供的大力支持也让笔者没齿难忘。

6 《蒙古字韵》研究

最后，拙著的出版得到了民族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郑光
(首尔佛岩斋，2013年3月1日)

本书是综合研究《蒙古字韵》的专业书籍。元世祖忽必烈汗曾命八思巴喇嘛创制了八思巴(hP'ags-pa)文字,《蒙古字韵》是一部以此文字标记汉字标准音的韵书。八思巴字是为标记汉字音而仿照吐蕃文字所制成的标音文字,它比世宗创制的训民正音要早170年。此文字与训民正音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韩国学界的关注,但它的全貌还是没有完全揭开。

李朝时期,李翼的《星湖僿说》和柳僖的《谚文志》里已经提到训民正音是受八思巴字影响而制定的文字。西方早期的传教士在其研究韩国语的著述中也曾提及此种影响。196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雷扎德教授在其一篇题为《1446年朝鲜的语言改革:韩文的来源、背景和早期历史》(*The Korean Language Reform of 1446-The Origin, Background,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Korean Alphabet-*)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论文中,正式讨论了关于八思巴文字和训民正音之间的关系问题。此文观点得到了学界广泛采纳,正音的制定受到八思巴字影响一说已经成为西方学界定论。在东方,八思巴文字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照那斯图教授于2001年提出了相同的主张。因此在国外(韩国以外)学术界,训民正音受到八思巴字影响的观点已成为

普遍接受的看法。

然而，目前韩国对国外普遍流行的这一学术观点却不甚了解，依然将正音视为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独创文字，直到今天，语言研究中的国粹主义倾向仍然比较常见，而且也未见有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正式提出反驳的研究文章或论著。个中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韩国研究训民正音的学者对八思巴文字缺乏了解。

一种学术观点如果没有遭到反驳，学界通常会认定是默认了这种观点。事实上，韩国学界确实存在尚未进行反证便默认某种主张的倾向，韩国国立国语研究院甚至将雷扎德教授的学位论文收录进所出版的研究丛书第二号。至于金锋泰，因不满于其它领域研究者对比研究力度不足，在其所著《训民正音的音韵体系和字体》(首尔：三友社，2002)一书中比较了训民正音和其他文字，但作者本身却并非是研究韩国语的学者。

西藏吐蕃王国松赞干布(Srong-btsan sgam-po)于7世纪前后，以古印度的音韵学理论为基础，命大臣吞弥阿奴一步(Thon-mi Anu'ibu)制定新的西藏文字，遂形成了可对抗中原汉字文化的新文字。这是欧亚大陆的北方民族建立新王国和创制新文字的举措。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制的契丹文字、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创制的女真文字、建立统治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的元太祖成吉思汗创制的畏兀式蒙古文字、以及在中国建立元朝的忽必烈汗创制的八思巴字，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创制的新文字。通过对新王朝的拥护者及其子民进行新文字教育，并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学习新文字的人才，委以官职，以保证新旧政权自然顺利地更迭。

训民正音的创制也可以循此脉络去考察。世宗二十八年(1446年)十二月,训民正音问世还不足三年,吏科和取才便将训民正音纳入了考试内容(参见本书第五章5.1.3所引《世宗实录》卷一一四“世宗二十八年十二月己未”记事)。世宗二十九年(1447年)四月起,各类取仕开始加强对训民正音的考核,这从《世宗实录》卷一一六“世宗二十九年四月辛亥记事”中“先试训民正音,人格者许试他才。各司吏典取才者并试训民正音”的内容可以看出。据《实录》记载,世宗、世祖时期训民正音和《东国正韵》继续使用于各类考试中。

不仅如此,正如辽、金的契丹大小字,女真大小字对高丽时期的口诀字产生了很大影响(拙稿,2009),元世祖忽必烈制定的八思巴字也直接影响到训民正音的创制,包括制定文字的动机、字母的选择、子音字和元音字的区别、以音节为书写单位、转写汉字音等方面,训民正音受到八思巴字很大的影响。

笔者虽然同意训民正音受到了八思巴字的影响的观点,但是却认为训民正音文字本身并没有模仿八思巴字。本书撰写的目的主要在于探讨训民正音所受八思巴字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与八思巴文字有何区别,同时着重指出训民正音所使用的字形是独创的而非受到八思巴字的影响。

训民正音28字首先以将牙舌唇齿喉等发音器官象形化的五个初声字作为子音字的“基本字”,再加上“因声而加划”的字和异体字,共由12字组成了17个子音字,然后将寓意“天地人”的三个中声字作为基本字,再将其结合起来组成了8个元音字。由此可见以这种制字原理创制的训民正音与仿照西藏文字的八思巴字完全不同。这是本书的结论。本书第一次正式对雷扎德(Ledyard)、照那斯图等外国学者提出的“正音仿照八思巴字而

成”的主张进行了反驳，因此有可能引发各种批判和讨论，期待通过这样的讨论来促进对正音更为深入的研究。

本书收录了现存于英国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的《蒙古字韵》影印本全文。它是以八思巴文字记录中国13世纪汉字标准音的韵书，也是该书留存于世的唯一版本。这个影印本是笔者于15年前在大英图书馆用显微胶片打印的，其影印质量高于现有其他影印本。在此我要感谢15年前允许我使用和打印该书的大英图书馆，特别要感谢将缴纳法定寄存本数目减少为两本的Permissions Manager, Ms. Sandra Powlette。

郑光
于佛岩斋，2009年4月寒食日

1 本书出现人名、书名等专有名词时，据具体情况，分别使用中文、英文、拉丁字母或国际音标。

2 图片和表格分别按照章节顺序编号。如第二章的图片依次编号为【图2-1、2、3……】，表格编号为【表2-1、2、3……】，同一节内多张图片和表格再依次编号，如第二章第一节内图片依次编号为【图2-1-1、2、3……】。这么做可避免因图片和表格过多而引起混淆。

3 由于排版困难，原本竖写的八思巴字及其他部分文字和图片，现改为横排，敬希读者谅解。

4 本书章节安排上虽前后衔接，但各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文字内容、图片、表格内容有重复之处。

5 为方便读者的，简单介绍韩国语的文字和音韵系统。现代韩国语的辅音有：

(1) 基本辅音(14种): ㄱ(g)、ㄴ(n)、ㄷ(d)、ㄹ(l/r)、ㄴ(m)、ㅂ(b)、ㅅ(s)、ㅇ(-/ng)、ㅈ(j)、ㅊ(ch)、ㅋ(k)、ㅌ(t)、ㅍ(p)、ㅎ(h)。

(2) 紧辅音(5种): ㄲ(kk)、ㄴㄲ(tt)、ㅃ(pp)、ㅆ(ss)、ㅉ(jj)。

(3) 复辅音(11种): ㄱㅅ(gs)、ㄴㅈ(nj)、ㄴㅎ(nh)、ㄹㅇ(lg)、ㄹㅁ(lm)、ㄹㅂ(lb)、ㄹㅅ(ls)、ㄹㅌ(lt)、ㄹㅍ(lp)、ㄹㅎ(lh)、ㅂㅅ(bs)。

现代韩国语的元音有:

(1) 基本元音(6种): ㅏ(a)、ㅓ(eo)、ㅗ(o)、ㅜ(u)、ㅡ(eu)、ㅣ(i)。

(2) ㅣ/i/系元音(4种): ㅑ(ya)、ㅓ(yeo)、ㅙ(yo)、ㅠ(yu)。

(3) 复元音(11种): ㅕ(ae)、ㅖ(yae)、ㅓ(e)、ㅗ(ye)、ㅑ(wa)、ㅕ(wae)、ㅓ(oe)、ㅗ(wo)、ㅖ(we)、ㅗ(wi)、ㅓ(ui)。

推荐序 / 1

中文版序 / 3

韩文版序 / 7

凡例 / 1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蒙古字韵》的编撰与内容 9

2.1 《蒙古字韵》的刊本 10

2.2 原刊和编者 14

2.3 《蒙古字韵》的编撰目的 16

2.4 《蒙古字韵》的内容 18

2.5 《四声通解》“蒙韵”中的《蒙古韵略》与《蒙古字韵》 22

2.6 《蒙古字韵》、《新刊韵略》、《中原音韵》 33

2.7 《蒙古字韵》与《举要》的关系 42

2.8 《蒙古字韵》的不同版本 44



第三章 大英图书馆所藏《蒙古字韵》伦敦钞本 48

3.1 伦敦钞本的款式 50

3.2 伦敦钞本的体例 51

2 《蒙古字韵》研究

3.3 伦敦钞本辨误	56
3.4 伦敦钞本的影印出版	62
3.5 伦敦钞本的抄写年代	65



第四章 八思巴文字的制定与《蒙古字韵》

4.1 蒙古周边的表音文字	72
4.2 八思巴喇嘛与土蕃	94
4.3 八思巴字和藏文	100
4.4 八思巴文字的制定时期	109
4.5 八思巴字制定的目的	111
4.6 八思巴文字的使用和传播	114
4.7 八思巴字的辅音	127
4.8 八思巴字的元音	141
4.9 八思巴字的字母	151



第五章 八思巴字与训民正音

5.1 八思巴文字的制定和训民正音的创制	157
5.2 八思巴字的36个字母和训民正音的17个初声字	172
5.3 训民正音的11个中声字与蒙古字韵的7个喻母字	187
5.4 训民正音字形的独创性	200



第六章 结 论

6.1 《蒙古字韵》的编撰	208
6.2 《蒙古字韵》的伦敦钞本	210